



改正大字
道春點
和語旁註

孟子集註

服部文庫
117
255
2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趙曰許猶興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
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
趙注仕路
又反

大功アル孟子又期ソソ
コト行フヘキカト也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也蓋殺辭以問也

此外ハミラヌト也

未知有王道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
 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
 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
 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
 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爾何曾比子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
 孫蹙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蹙怒色也曾之言
 則也列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
 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

爾何曾比予於是

楚子六反艱音拂
又音勃曾並音增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楚人不安貌。先子曾子也。慄怒色也。曾之言則也。列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

孔子言
論語アリ

範スグニ孟
子リ

願之乎

子爲之
爲去聲

曰孟子言之也。願望也。晉佐其君以霸道。

又曰相其君
以顯名
君ノ名ヲアハス

曰管仲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

顯顯
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言仲ナハヤク覇者ニスルニテ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

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令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王若及手之易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言百年舉城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一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主制禮

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

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

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

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

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隔音

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孟子子時
是トキセテ
シカリトレ
タレ天子ナレ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

何ホチエリテモカマキニハラス多子ハ知ホドホス

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

鐵基田器也。時「シ」ニアルトキ
謂耕種之時「カ」ヲ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

齊今ツ有其地矣不更ニ強シ敷ニ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

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

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開辟
同與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マ）未有疏（シ）於此時者也（コ）

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ニテ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甜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尤

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倒人ヲサ
カサニ中ニツ
リテラク

趙孟加猶居

虽此居位輔君行
不異於古霸王
之君也

疆士及レモ
罕ニ初ラ仕
合也

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
倍之惟此時為然聲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
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

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

心否乎孟子曰是長我四士不動心聲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
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

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仕君子道
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

難告子先我不動心音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
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

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
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
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

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

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

人拔一毛 趙

趙注嚴諸侯也
尊嚴諸侯可敬者

刺史記
下傳アリ

至必反之

黜伊糾反撓奴效
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狹之衣。幾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良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自視不勝猶勝也。

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

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北宮外三モ
トスル勇

以不懼為約要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及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一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

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

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此所力浩
然ノ氣ノ
力ナミヲウ
コカサヌトイフ
モノミ

又曰。棺束續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々而敵之也。

曾子字義吉守魯

孟施舍之守氣カハレハ又不如ス曾子之守約ニルニ也ラ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
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
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_レ動心與告子之不_レ動

心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易求於

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失志
其人之正氣也
蓋心操之正氣也
志王カナル
三ノリ
若心有善則不可失
至極
子ノ示必同
其次

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入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

志者心之動而有
所主也故不言
心曰志

人于言語間理有
不達者要用心
思以求通解是
以言而動也
又心有
不安
是心
以氣而
動也
志三對之公
八士卒之志
三毛利タスク
ルモノ

趙誦書為卷
志氣共志則
閉塞也不可
也

孫流之蓋志則持
帥聲也則則象
卒聲也則則君聲
也

ワニルハミノ
ウツナリ

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蹶者倒蹶也

是時人皆不持志而氣專也故蹶蹶也

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之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蹶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惡平

スヘ道理ヲ明ス

氣ヲ養フハ道義ヲタスケテクニケス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

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此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狀統紘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於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省察セズ

我ヒトリ得タル所ニ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

越以養之

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一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餓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義道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助長也無

趙氏曰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勿正但以為福但勿忘其為福亦勿忘其助長其福也

如老傳表公二十三

義內ナルヲ云ハ不義ヲツ行ハハヤ心ニハナクアキタラス

浩然

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則六合卷之不盈握云云稟受群生之言能養道者行義理常充五臟

本九氣力小者力也

餒奴

猶言出思

專謂內治也

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上聲。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勿預期其效其或

險誠、濫美不信、邪僻不正、隱遁、此四言我聞知其所趨、趙氏全以四言喻于實盡及諸故事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憊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一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

外內如一

疏以辭命人者
末也故君子言不
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率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
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

子即故不能
行聖

孟子言此

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
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
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
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
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
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
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
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
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
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
知言正如人在堂上力能辨堂下人曲直猶若
猶未免難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
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
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
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
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
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
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
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
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
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聖
之夫音扶

具一言語
德行三ノ
ハヒトヲ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淡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

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

微敢問所安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辨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味

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下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下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伯夷伊尹ハ
イニハ偏ヲ
カレス孔
子ハ止久
遠ヨレキ
カナラ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

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

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

吾未能有行為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

足以知聖人乎不至阿其所好

好音蛙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

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等百

何下三章皆新不

予

知見孔子

世之王。無有能道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

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

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也堙大結反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堙。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

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借也。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

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鄒一鄒志
完宋人

コレハハニ仁
ヲツトムルニ
ナリ

惟目一尚書
文字

瞻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
編不同。故人所共應之。其不同亦如此。○
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
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
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
有若此章之發切而著明者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
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
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間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仁之事也。貴
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
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
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
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
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南ノラスサキニ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

詩。豳風。鴉鳴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
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
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鳥自謂也。言我之
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

後之通氣出入處也。鳥自謂也。言我之
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

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比。此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詩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

求禍也。般音盤樂音

言其縱欲偷安不務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

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這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

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

俊傑才德之什一之法耳而征于地而不征于市也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貯于其市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也

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

詩琴瑟服異言

家ノ辭チバ
トリテウリ
モノヨソテ
トルハセス

出於其路矣

解見前篇 井田什一助佐公家信公而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カ以助耕公

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塵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古ハクワイニ
トル余人家ヤ
クモソ上布
モトル

夫征百畝之稅也
家稅出土徒軍
輦給從役

周禮宅不毛者有墾布民無職事者出夫一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夫一夫

人年三カ之月畝ノ事賣ノ年ニイカホヤウカケテサレトシラツキヲ出シテトク
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

ヒキイニ

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塵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

鄰國々々此方子能リノ方ラセムハ父母ニシテ

矣率其子弟致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

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

天使也

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

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
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孟子卷三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

聲而然也。

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

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

夫人函人宅
本不同方
ウク

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撥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為得智

所謂易
乾卦本旨
ニアリ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琅璫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五子朱子

〇

為矢也

由與猶通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

如恥之莫如為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二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

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中焉聲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

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為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樂

取於人以為善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

繫而舍已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書尚書

大禹謨有

一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

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

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

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涉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巳諦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

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閤故

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

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

孟子
心
三

自失為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三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祖音但楊音錫裸魯果反程音程焉能之焉於度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被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挽我哉。惠之言也。祖楊。露。臂也。裸。袒。露身也。由。由。猶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一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之三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

天時。謂時日。地利。謂城池之固也。人和。謂得民心之相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

此下九小
城。幾日。日。日
力。取。取。取
氏。上。上。上
ノ。利。利。利

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而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

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

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

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

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

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

就見者也有疾不可以風朝將視

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及下同

孟子孟子
孟子孟子
孟子孟子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孟子亦以疾辭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

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不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不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

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

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

禮記曲禮三

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

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

及也被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

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

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

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

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尊反長上聲

慊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長民之義
莫如齒
莫如德
莫如爵

不召臣
コレ也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
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
大ニ有レ為ニ之君ハ大ニ有レ作ニ為ニ非ニ常ニ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ニ人君致敬盡禮ニ而後ニ往者也。是故自為尊大ニ我カヲカフルニテニフセチハ向コノ方ノ德ヲタツニヌ也。是故耳

先從受學師之也
後以為臣仕之也

不召臣
コレ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
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
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上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

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
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徐

贐。送行者者之禮也。

用心一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

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為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為於

為於。為於。為於。為於。

無違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予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日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載有枝兵也。士織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聲上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

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

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

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州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

人為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

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見為王誦之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

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

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

矣未可以言與

蜚音遲龜鳥花反
為去聲與平聲

蜚龜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
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誅罰之不中者

蜚龜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
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蜚龜則善矣所以自

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
聲

譏孟子道不行
而不可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
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

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

然有餘裕哉

孟子公都子錄之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
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
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
曰進退又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

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

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孟反
見音現

孟子公都子
三子居孟子
公都子

蓋齊下邑也。王驪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

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

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治如字

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忍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

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

敦匠事焉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其美也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

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

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停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

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得之而又為有財也。

孟子ノ母
年八十三
死ス

且此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

校乎比必二反

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歎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

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

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

亦燕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

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

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

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

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

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

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其父兄虐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十一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

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

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

見而解之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

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

與下聲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
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

更平聲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愾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嚮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微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

孟子答卿
齊三賓
師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

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

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

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

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

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惡平聲。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

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

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

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龍。斷。斷也。

季孫子叔。子使孟子就之。曰。孟子此命。事異於我。所謂子叔心亦私之也。蘇登丘。開渠斷之。高者左右白望。

敬法趙

律コレカラ
役ラカケテ
モタル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綱蘊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其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為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也
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推而不受。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為去聲下同
隱憑也客坐而言
孟子不應而臥也
隱於靳反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設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設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

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

乎長者絕子乎長上不及長者以人知不勸王使能得行道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

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

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二宿

而後出晝是何滯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

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捐一事而言然則今不可考矣

使我行道也

ホトソヨビカスヘ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

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

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カク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揚氏曰。齊王天資

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小丈夫カレン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

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字彙下廢切形音現

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簣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カク
トク急迫ニ
ナレ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
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
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

其聖王ヲタメケル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今亂
ナレハ治ミテ
イナカハズ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
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
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

豫哉

夫音扶舍上聲

平治スルヲハワレナリ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
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ノ客卿ニウケテ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
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
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亦誤乎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
經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以異但衆人
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

世子八諸侯
ノ国ヲ世々
スルイフ

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死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當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

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裨益揚新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謂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

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瞿古

成謂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嘆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二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

說也。四角手主長ヲミカタニ。四角用スレハツカニ。ツヒ子ハ善チラス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

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旬反

三言ハ成觀
顔子公明
ノ言

同前居
又何報

諸侯死ヲ
スデ薨ト云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瞽瞍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不安。於輿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窮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殊。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

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天子諸侯大夫士各異其禮。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之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以告其門人。三年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日漸衰。緝之日齊衰。疏。纈也。纈。布也。紵。縗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貫賤通行之禮也。

喪

喪服

然友反命孟子返事スルニ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父兄百官皆
 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魯國吾先君
 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且志曰趙盾周襄王史記國志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

百官スベテ
 三家ノ方
 カラキル天
 子ハカニハズ

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
 不能盡於大事故止我予為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
 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喪ノ居処歆粥
 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君ノ身ヲ先ニシテ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風ニヒク草ノ如シ也州
 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

四時天地ノ
官長クモ
アル家室ハ
天官也

疏曰皆以爲知

中門ハ勝主
入ル方ノ門

孟子卷二

四里

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家宰
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汲墨其黑色也。卽就也。
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
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
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
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歆飲也。可謂曰知疑有
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
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
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
雖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

斷然決斷
ノ

滕文公問爲國

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
有以激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
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
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
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
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
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下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
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
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
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絢音陶亟
紀力反

ナラナラテ修理ソナトス
也疏治野久之

春ニハ曲展ソカハキ故
コサタニナルヤタカド
ヤチノミリスル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繅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豳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下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為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是見前篇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民有ツコト
リテト
モハ仁ヲコナ
フ也

陽虎曰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犯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

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

也助者藉也徹救列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十一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

狼藉ハカ
人草ヲ藉ハ
草散乱ス故
モトトリミタ
シタルヲ云フ

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一十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籍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穉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盼五禮

反從目從兮或音晉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入之。以足取盈之數也。釋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扶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一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一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

疏曰以其惟行助
則為有公田如貢
徹則非有公田矣

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
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日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春秋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論語卷二
子罕篇
又九年
三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樹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變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為將為野人為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動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絜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一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

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分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呂氏曰
叔也近思
錄出橫巨
先生行狀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激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私正經界分定里立欵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恤患

屑々ハセノ
ニニカニセハク
レモシ

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上
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禮經界兩章見
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
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
舊而為新不滑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
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

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

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

數十人皆衣褐相履織席以為食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耨教民稼穡者也
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
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
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

服也捆捆之欲其堅也以食賣以供食
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
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
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耨而

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

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耨所
以起土耒其柄也神農之耒耨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為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

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

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屬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孫惡平聲

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其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金甌爨以鐵耕乎

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金所以煮甌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金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振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金甌之屬也。陶爲甌者治爲金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タハムモノガ
ワカニタカ
ヘスハチキハ
ゾ

趙曰以羸困之路
孫臏引一說曰如
道路之人泣視而
不知上下貴賤耳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
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
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
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
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之道。路無時休
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於人者出賦稅
以給公上之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
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
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治以
粟與器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

也治天下者豈
必耕且為哉

充滿ハビコル也

是上三立人
民ヲサメヌ
多スコトハ
モトメフ
ヲトク也

烈熾也視山沢
熾者而焚之

排淮也
去聲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
濫於天下艸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
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
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
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

孟子卷三

五

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滌音藥濟子禮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微溢安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城。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濬。亦疏通之意。濟。深。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

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

司徒人主

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

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夢之來之民之

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樹藝五穀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故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子因以為堯號也德

書曰一商言曰事陶

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天下事多矣。三三之德。而巳所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巳。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天下得人。易也。為天下得人。難也。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有天下之位貴
盛不能言
至之德言往之
大大於天子位也
既曰天下之事未
當自子及之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學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

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
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皆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
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
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皜皜乎不可尚已

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皜皜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駢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

彷彿公也
似タルコト也

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馱亦作鵠 古役反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

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

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趙注周公魯頌閼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

五尺之童通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

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

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

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

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

蓋既但以大小輕重多寡為之不以精粗為之則其相

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徒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也。孟子言物之不一齊乃其自其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履小履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

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辭故不來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不

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

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

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

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賁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夷之忍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

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

ウキハ公堂
子カスツム
アリキイヤ
ムリナラ
マアツクス
ハイヤム

孟子卷二
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
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
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
而夷子二本故也音扶下同匍匐者一耳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

也等差者

上古乳ナ
ケハヲヤラ
谷ナドニス
ツル

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惑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窞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內嘬楚怪反泚土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窞山水所趨也蚋蚊

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噉攢共食之也。額額也。泚泚然流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此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牡籠也。裡牡。蟻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矣。間如字。憮音武。

孟子曰。然泊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畢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此方乃五子丸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
之大則以王オホクニ小則以霸オホクニ且志曰枉尺
而直尋クダハハシ宜若可爲也キカス
聲ナゲ王去オホクニ
節義ヲスコヒケテモ切ラ
タテルヲ本ニス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公之得之
利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

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聲去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

以被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元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尺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

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

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

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

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

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

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

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疆上聲女音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發奚不肯疆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事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何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

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下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

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為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

孟子用方丈夫一丈也也亦八称也

男子之冠則命曰就尔成德

丈夫以義正

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度反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公孫莫ノ女子トクドウナリトテモニ入ツラフコト婦人ノミナ也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一子子躬諫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男子純乾正陽之位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

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

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

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

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

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

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

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繼反質與贊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

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

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

乏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孟子卷三

梁

副分レキ
ルカガリ辨
服ノカガ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
勅宰身民收其糈助
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
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
惟
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與乎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褱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二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血所以覆器者。

止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

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

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下同舍上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姑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

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

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力夏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

子也泰侈也「ナニ切ミテスナウラフ」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

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

食於子於此有人焉人則孝出則悌守先

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

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而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

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

木江也。輪人興人。車工也。

向方カラモトムルニ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此功ナヒモガ食ラモトメタイフ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蕞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令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代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

是ハ湯イマ
金銀ヲウ
多サキ也

趙曰湯武自伯也
其言此伯也
正義曰葛伯仇
殺其有所餉
者故害之
者也

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
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
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
仇餉此之謂也趙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
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仇餉此之謂也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
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
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爲去
聲
非富天下之言湯之心非以
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

大旱大沴
三雨三沴
三雨三沴
三雨三沴

公羊以去音爲天地色
趙注皆尚各通篇文
曰無不
推念
子之
正善以昭
明我之周
而銘字手別出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國征而無敵於天
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
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猷
我后主後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義不說紀也而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猷我后後來其無罰
有攸不爲臣東征緩厥士女匪厥玄
黃紹戰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昭字
師後
也

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

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

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比于湯王有光之義美武王優前代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此於湯之伐桀有光焉

不行王政宋國而宋國行王政宋國四海之內皆舉

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蘇所滅主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場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

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

文疑

云爾ハカ
コトク
イフ心

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

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捷而

求其齊也不可待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

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音休也齊齊語也莊獄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

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

王所有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

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

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入衆而善楚人齊人入之者皆王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不爲而顯富貴者也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

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

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見ルモロ
モスルモ
モスルモ

上トカフテ
孔子中ノ
理ニ在リ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
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
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
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
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良人以已為
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
大夫之門也瞰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
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
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晉肩假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

礼ノ至レテ
ミタスニモ
ニルハ二人ハ

大士ノ井
ヲ今ハヤ
ラレト

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
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曾子路三言
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
也夏畦之人也亦同而言與入未合而強與之言
也赧赧然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
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
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侯其禮之至而輕往見
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紳正過之者傷
於迫切而不燕不及者淪於汚賤而不可取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
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聲去上
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攘如羊反。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可地。上。高地也。營窟。穴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水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洧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

直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直澤生州者也地中兩淮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

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

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

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

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州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

紂

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

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

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武王切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倖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不也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

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周平王三十四年東遷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藉秦、魯、宋人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

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淫楊朱カ
ヲシムトハシ
作一モノハ
害ハタシ内
カフ外ハ出

申一説
出申不害
韓非子也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開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言言矣

開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開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

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

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設注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中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

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

李蟪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

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蟪音曹咽音宴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

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

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近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立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蟪ノエラクラ
ニ永ヲノミテ
人ニモトメヌ
コト

カレカ居処モ
食不義ナ
所テトル
ナレ夫婦ハタ
ラキテトル也

夫蚓上食稿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
 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
 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 與平聲
稿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ハ蚓
 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
 所從來或有非義則
 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義ハタトヨリ粟トイフハミズノ廉ニヨラス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
 之也辟音壁 纊音盧
 辟續也。纊
 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
 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
 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
兄ノトコロヘカル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頻顧曰惡
 用是鰕鰕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
 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
 而嗟之蓋音閣辟音避頻與顚同顧與覩同
 子六反惡平聲鰕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
 也歸自於陵歸也巳仲子也鰕鰕鰕聲也頻
 顧而言以其兄受饋
 為不義也嗟吐之也

孟子卷之六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六

清

戒